

工友情怀



寒夜里的白米饭

□黄超鹏 文/图

大学毕业后，我到一家合资企业应聘，被分配到其旗下的一家漆包线工厂工程部，担任助理工程师一职。级别和待遇虽然不高，但是要比流水线上的普通员工要好一些。工厂包吃住，住的两人一间的公寓宿舍，跟我合住的是包装部的组长。

这家工厂的工人大多都是来自四川省。可以说，除了老总，下面的管理层几乎都是四川人。当时，在厂里流行一句笑话，说在我们厂里，会说四川话比会说闽南话和普通话还要好使。同住的同事也不例外，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四川爷们儿。住下来，我才从他口中得知，原来，他们一家人都在这里工作，妻子在质检部门，当质检员。父亲和弟弟在涂料部工作，还有几个一起来打工同乡的亲戚朋友，都住在工厂里。

刚入社会工作，我很好学，也很勤奋，白天被师傅安排跟着第一线的员工学习，先掌握基本的生产流水知识和基础理论，晚上协助师傅进行一些新产品的开发和研发。因为工厂的订单极多，供不应求，没有多余的机台供工程部研发用，所以我们的开发必须等到一线工人下班后，机台检修时，才能动用各种机台进行反复试验和检修，所以，夜晚十一二点才回到宿舍几乎是家常便饭的事。

十点后，厂里的食堂已经打烊，小卖部的员工也下班了。而且宵禁比较严格，十点钟之后保

安部就严令禁止员工外出，饥肠辘辘的我只好准备一些方便面 and 垃圾食品充饥，充当宵夜。

一天，我下班较早。回去后见到房间里来了几个人，是组长的爱人和亲戚们。大家正围在一起，热热闹闹地吃宵夜，组长的妻子热情地招呼我一起吃饭，一开始我婉言谢绝，拗不过他们的一再邀请，我只好说出实情，“四川饭菜的口味太重，什么菜式都加了辣椒，连南方人最常吃的大米饭上面都铺了一层辣椒酱。你们看，才来厂里一个多月，嘴角都吃出泡了，不是不想吃，是不敢吃啊。”他们见我如此情况，便不再勉强。

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。谁知，第二天晚上，当我干完活回去的时候，居然意外地发现，在我床边的桌子上竟然放着一个干干净净的保温盒，一打开，美味扑鼻，饭盒分成两格。一面是白花花的大米饭，另一格则是没有加入任何辣椒的炒腊肉。

“还是你嫂子有办法。她专门留了一半米饭没下辣椒，这下你应该吃得啦。”同住的大哥亲切地道出原委。我捧着热乎乎的饭菜，连连道谢，心中感慨万千，差点热泪盈眶，相识不久的异乡同事，对我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，甚至比亲人还要更加体贴。

在工厂短短的一年时间里，香甜的白米饭，温暖了我无数个寒夜，让我一辈子都无法忘怀。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料豆儿

□赵同胜



本专栏持续征稿
 欢迎您踊跃投稿
 投稿邮箱:ldwbgh@126.com

40多年前，我大概十岁的样子。正是缺吃少穿的时代，莫说零食，就连一天三顿饭填饱肚子都成问题，整天饿得心里慌慌的，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围着娘直哼唧，很像猪舍里饿急了了的猪崽。娘一脸的无奈，抚抚这个，摸摸那个，眼圈红红的，嘴里发出一连串的叹息。

打开记忆的搜索引擎，我突然想到了一样东西——料豆儿。看似晦涩的一个名字，其实说白了，就是喂牲口的饲料。也许，这种黑不溜秋的“家伙”，于我而言是可以划归为零食之列的，只是，料豆儿的来路有点不好意思示人罢了。

彼时虽穷，但人有人食，畜有畜料，是有严格区分的，不像现在，原来人们不吃的东西，都成了餐桌上的佳肴，比如黑豆，即被奉为了极富营养价值的上品。

那个时候虽然粮食短缺，但人们并不食用黑豆，那是专门为牲口准备的，属于辅助饲料。把黑豆放在大铁锅里，加水，放适量盐，架火煮熟，就成了所谓的料豆儿，按一定比例掺和在饲料里，耕牛爱吃，长得健硕，也好犁地耕田。在大人们口中，说那料豆儿人是不能吃的，吃了会跑肚拉稀，弄不好会丢了性命。起

初我信以为真，尽管看着黑亮亮的料豆儿馋得直流口水，却从来不敢打过料豆儿的主意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偶然看见饲养员爷爷抓起一把煮熟的料豆儿，吧唧吧唧吃得很是香甜，我便怀疑拉稀那事是大人吓唬小孩子玩的把戏。于是，趁着饲养员爷爷去茅房的当口儿，我刺溜一下钻进了生产队的牲口棚，把小手伸进了喂牲口的石槽里。吃得正欢的老黄牛兴许是受到了惊吓，先是打了个响鼻儿，然后抬屁股撒泡尿，咩咩一通乱叫，吓得我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，我紧着抓了几把料豆儿，哆嗦着塞进褂兜里，使劲按着兜口，生怕料豆儿掉出来，然后，撒开两腿，一溜烟就跑了个无踪。

到了没人的地方，我喘息未定，便急不可耐地把几颗料豆儿塞进了嘴里，那味道，说不上好吃，可也难吃不到哪儿去，总归能为咕咕叫的肚子静静音儿，还捎带着解解馋。

一褂兜儿料豆儿，我省着细着，当零食能吃好几天，我整天心里美滋滋的。当然，我吃的时候都是背着家人和同学的，怕万一露了馅儿，受到责罚。

我偷料豆儿越来越娴熟，隔三差五就往牲口棚里跑，且屡试不爽，我暗自佩服自己真的是太

有能耐了。

可纸里终究包不住火，大概是半年后，我偷料豆儿的事还是被娘发现了，娘盯着我，眼里像喷着火，灼得我脸上火辣辣的。娘一把拽起我，扛着半口袋棒子去了生产队，说是我偷料豆儿的赔偿。我清楚地知道，那半口袋棒子对这个家意味着什么。可娘说，饿了肚子，能换来出息，也值，不然，长大了，也成不了什么好料。

这件事，在我心里已经装了40多年。现在的人，再也尝不到缺衣少穿的苦涩。但好庆幸，我们等到了苦后的甜。

独家连载

三线军工建设尘封记忆 工会网上工作通俗演义 劳动模范家国情怀 网络社会世相百态

造化同工

（小说） □关明

转岗就业路漫漫 南川突围险重重

“刚夸奖完八百壮士，就跑回来二百逃兵。你们好好调查一下，认真总结经验教训。”

——市委书记齐望兴对工会的批评

如何安置南川重工的转岗分流职工，是南川市总工会近来的一件大事。鉴于南川本地劳动力市场容量有限，宣怀民提出，必须打开视野，从全省、全国的范围内想办法。江南省江州市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迅猛，劳动力缺口较大。南川市总工会很快与江南省江州市总工会取得了联系，联手组织了一场劳务输出行动。吴启南给本次劳务输出行动起了一个很有文艺色彩的名字，叫“南川突围”。

经过联络，第一批赴江州打工的八百名劳务输出人员，号称八百壮士，先期走出胡方，赴江州打工。出征仪式十分隆重，不仅相关企业领导和市总工会领导，而且市委市政府的领导都出席了。市委书记齐望兴还即席讲话，希望这八百壮士在江南闯出一片新天地，也打出南川工人的劳务品牌。

没有想到，他们那些“突围”的职工不到半个月时间，陆续跑回来二百多，其中包括不久前下岗的方奋煌，还有红光商店那几位下岗的售货员。他们去而复返，南川市和江州市签订的劳务合作协议无法完成，不仅对方颇有微词，负责联系办理此事的魏兴川也觉得很没面子，嘟嘟囔囔的不知要骂谁的娘。

南川市委书记齐望兴觉得脸上无光。他对宣怀民说：“刚夸奖了八百壮士，就跑回来二百逃兵。你们好好调查一下，看看是哪些方面出了问题。”

宣怀民马上找来魏兴川和吴启南，第二天一早去南川重工了解情况，商量对策。宣怀民一行到达的时候，厂工会已经把那些跑回来的职工家属召集起来，在工会的会议室里等着。众人看到宣怀民和魏兴川进来，纷纷站起来，和他俩打招呼。

宣怀民招呼大家坐在一起，“说说吧！为什么走时说得好好好的，去了又跑回来？”

大家开始七嘴八舌说起来：
 ——生活不习惯，住的地方黑黢五烂；
 ——工作不顺心，心里五脊六兽，没着没落的；
 ——工作时间长，还要经常加班；

——雇主脾气大，球眉腥眼的，动不动就扣工资；
 ……

大家说完之后，宣怀民对大家说：“今天大伙说的，我们全都记下了。我向大家保证，工会不会丢下大家不管。你们的岗位，我们负责到底。”

职工走后，宣怀民说：“此次活动，其实也给我们工会提出了一个新课题。最根本的措施是，职工走到哪里，我们工会就要关心到哪里。”

吴启南补充说：“这些职工打工在外，最大的困难是人生地不熟，我们应该先建一个微信群，加强网上沟通。”

宣怀民说：“这些职工到了外地，谁来维护他们的权益？我的想法是，职工劳务输出之前，先在南川统一加入工会，到达江南后，在打工企业转接工会关系。我们要和江州市总工会建立职工维权联动机制，对于那边发生的侵权事件，第一时间报告、第一时间协调、第一时间处理。”

经过周密的工作，第二批“突围”人员，基本上没有一个无故返回的。南川厂的职工素质受到了江州市打工企业的好评，当地企业老板说：“这样的高素质劳动者，有多少我们要多少。”
 （连载29）